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海严明白了,这是一条母狗,洞里肯定有窝狗娃。海严收起连弩,和梅子一起走进山洞里,他们看到不远处的一片麦秸上有六只狗娃,还没睁开眼睛,毛茸茸的,十分可爱,梅子抱起一个爱不释手。这窝狗娃其实就是狼狗。

海严打着火把,向山洞深处走去。这是梅子第二次来这里了,她看得较为仔细,洞里有的地方能容一人通过,有的地方两人可以并行,还有更宽的地方,可容十几个人随地而坐。山洞里并

36 墓穴探宝

不潮湿,路是个逐渐上升的坡道。一会儿,看见亮光,然后是一个狭窄的出口。从洞里出来,他们又到了那个巨大的墓穴。

海严在墓穴边站定,闭目、作揖,口中念念有词。

海严念的是《往生咒》,大意是:“人生一梦中,荣华总是喜。浮生能有几,贫富一般穷。深山冷落暂栖身,养精蓄锐丰羽翎。巧借清风跃地起,九州乾坤任尔飞。”

海严念完后,拿起铁锹铲起土来。他先把刻着墓志铭的那块石碑周围的泥土铲净,使劲把石碑搬到一旁的空地上,然后用手把石碑正面的泥土抹净,对着亮光,石碑上的字显现出来,那字体是阴刻正楷。

梅子问:“写的什么?”

海严出了一口气,转身向墓主也就是伊力念了一遍《往生咒》,作了揖,才席地而坐,说:“上面写的是墓志铭。墓志铭,是古代文体的一种,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,表示对死者的纪念,以便后人稽考。文章通常分两部分:前一部分是序文,叙述死者的姓氏、爵里、世系和生平事迹;后一部分是铭文,缀以韵语,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。这段铭文,是从儿子的角度写的,可能出自女婿王方或孩子的舅父李义之手。铭文的大义是,我父亲的名字叫伊力,是伊尹第

九十一代孙,爷爷叫伊伟,辞掉官职回家孝敬父母。伊力年少时就很聪明,没有不明白不通晓的事,才能出众,方正勇敢,但是考了幾次都没有考取进士,心灰意冷,就到古圣寺出家,研读佛经典籍,过了六年,父母命他还俗了,在家孝敬父母,让他们颐养天年。父母死后,伊力继承了祭祀汤陵事宜,不敢懈怠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清明,在祭祀时,突遭匪徒袭击,伊力奋力保护宝玉,血都溅到六器上了,经千方百计诊疗,终告不治而亡。他留下遗言要把自己埋葬在汤陵旁边,并以六器陪护汤陵。伊力有二女二男,年龄都很小。女婿王方,生性谨慎,学识渊博,和舅父李义有节气、重信用。铭文最后说,这是伊力的幽室,既坚固,又安适,对他的子孙有好处。”

梅子听了也是感叹不已:“多好的伊力,多好的伊家子女。”

“还有伊山。不是他给我们指点,我们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藏古玉的地方。如果伊力不是因为孩子幼小,不是时局动荡不安,这种一年一度的祭祀,伊家人肯定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。”

梅子点了点头。

两人感叹了好一会儿,才开始动手挖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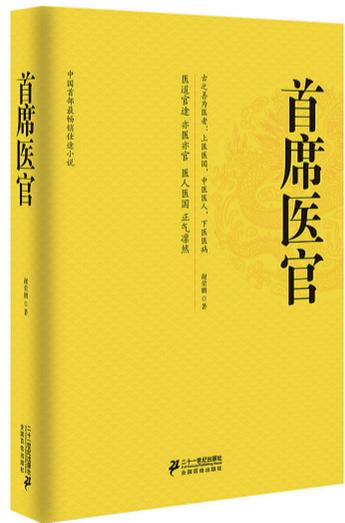
由于墓穴坍塌严重,搬开石碑后,还有更多的泥土需要清除。清除墓穴不能伤及伊力的骨骼,也不能损及宝

玉。他们坚信宝玉就在下面。除了墓志铭的佐证,墓穴也没有发现被盗挖的痕迹。

墓穴虽然受水浸泡坍塌,但都局限在墓穴里面,就像邙山上人家用的红薯窖,夏天下雨时,主人总要放进一点儿雨水,使之保持潮湿,以利于红薯存放,但放水次数多了,里面就会层层剥落。墓穴坍塌也是这个道理,何况经过了1000多年雨水的浸泡。而墓穴内部塌陷后形成的出口很狭窄,又在一个乱坟岗的土坎之下,出口处杂草及灌木丛生,除了野兔孤兽,没人愿意涉足这里。这一切安排好好像都是天意,在等候海严和梅子来此寻宝。也真应了谭山的那句话: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也许,你们要找的古玉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”。

海严费了好大劲儿,终于清除了伊力骨骼上厚厚的积土、杂草和腐烂的棺材板,还有动物骷髅。当海严的手触摸到伊力骨骼时,他就开始用手挖。渐渐地,伊力的骨骼露出来,那是一具完整的骨架,头东脚西,略向东南,头朝着汤陵的方向,脚后放的是唐三彩马和骆驼,头部稍前就是“六器”,从北到南摆放着璧、琮、圭、璋、琥、璜,方向一律朝着汤陵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“你愣着干什么?还不赶紧把人扶过来!”能让华老亲自出手,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机会啊。“知道华老是谁吗?在咱们南江省,华老要是说自己整骨是第二,就没人敢称第一。你今天运气好,别说是摔了脚,就算你把腿摔断了,华老也能让你一个月后健步如飞。”

曾毅再次摇头,这大夫的嘴也太毒了,就算为了抬高华老,也不该咒病人腿断吧。

华老摆摆手,俯下身子,在病人的脚上轻轻捏了起来。

37 奇异的正骨法

周围的大夫纷纷凑上去,伸长了脖子,仔细观察着华老的每一个手法,这可都是华老的不传之秘,今日机会难得。

华老每用手按一下,就要停下来细细感觉一小会儿,然后换个角度再按,再去感觉,如此七八个来回后,他基本上就摸清了里面骨头的情形,站起身说:“我看骨头没断,就是被摔错位了!”

那个判断病人骨头断了的大夫,立马红了脸。

华老背着手想了一会儿,说:“你这个伤虽小,但用手法怕是很难复位。我看开刀吧,将错位的骨头放回原位,再休养一个月,差不多就能好了。”

华老这话说得相当肯定,只是说完之后,他突然想起自己出手的原因,便话锋一转,说:“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诊断意见,或许别的医生还会有更好的办法。”

几位专家立刻接过话头:“曾理事刚才也上了手,但还没发表意见呢,说不定他有更好的办法,能让病人立刻解除痛苦。”

曾毅再次盯着病人的脚看了看,说:“他的脚骨确实没断,我认同华老的诊断。”

华老背着双手,神情坦然,心想早知道你小子会这么说,我这双手又怎么会摸错呢!他问:“曾理事也赞成手术治疗?”

“必须做手术,而且是大手术!”曾毅一脸严肃,指着病人的脚说,“脚骨突起本身并不严重,可这个突起的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,骨头刚好顶住了神经线和血管,如果开刀,肯定要伤到神经线,那这条腿就算是废掉了;如果不开刀,血管被压迫太久,导致供血不足,那只脚也肯定难以保住。我的意见是,在病情还没有恶化之前截肢吧,把这只脚截掉,长痛不如短痛嘛!”

此话一出,在场专家全都目瞪口呆,他们早认为曾毅的医术不靠谱,但没想到会如此不靠谱。一个连骨头都没伤到的小病,竟然让他扯到了神经、血管,而且还要截肢。

那表兄弟两个,此时完全被曾毅的话吓傻了,他们用求助的目光看向其他专家。

“曾理事的见识果然不凡啊,佩服,佩服!”

“是啊,今天大开眼界,那骨头可不正顶在神经线和血管上了吗?”

“曾理事目光如炬,只那么一看,一切便了然于胸,厉害啊,厉害!”

专家们正话反说,是在嘲讽曾毅呢!可这话落在病人的耳朵里,不啻是一个大噩耗,那大汉顿时双腿一软,差点跌倒在地,而受伤的小伙子也是面如死灰,心里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。

“我看你们也不要拍片了,赶紧回去筹钱吧,要是拖久了,怕是整条腿都得废掉。”曾毅摆摆手,“走吧,走吧,这

个医院不做截肢手术,你们到别的医院去吧。”

表兄弟俩对视一眼,叹息了一声,然后准备朝外面走。

刚转过身,曾毅又说:“差点误了大事,我想起来了,有一个人专门治这种骨伤,而且随治随好,你们要不要去试试看!”

这句话无异于给病人带来了希望,那个受伤的小伙子听到这话,他连脚痛都忘了,猛地一个回身,激动地说:“我愿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,就见曾毅猛地上前一步,抬腿就是一个猛踹,而且不偏不倚,刚好踹在了病人脚面的大包上。

只听哇的一声,然后病人“啊啊”两声,整个医院的大厅瞬间鸦雀无声。

事先没有任何征兆,所有人的脑子,都还停留在思考那个能治骨伤的人到底是谁时,曾毅这一脚就踏了上去。

不少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,当他们回过神来,都向病人的那只脚看了过去。

“我的脚……”

看到脚面上凸起来的那根骨头,被曾毅一脚踩平,受伤的小伙带着极度惊恐的表情,一连后退了好几步,他突然感觉走动的时候脚似乎不那么疼了,惊恐的表情立刻又变成疑惑。他抬起脚转了两圈,奇怪地说:“咦?我的脚好像没事了……”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